兩漢金石記

兩漢金石記卷第六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編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方綱按洪氏隸釋作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歐陽氏集古錄作脩孔子廟器碑趙氏金石錄作韓明府孔子廟碑今從洪氏無額

行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行曰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育孔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攺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驪思歎卬師鏡行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幷官行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

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四行]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
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根亡于沙
丘君於是[五行]造立禮器樂之音苻鍾磬瑟鼓雷洗觴觚
爵鹿柤梪籩柉禁壺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
[六行]宣抒元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
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七行]土仁聞君
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
石紀傳億載其文曰[八行][illegible]
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
宮大一所授前闓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王[九行]獲麟來

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

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十行三陽吐圖二陰出

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

族逵越絕思循造禮樂十一行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

廟朝車威熹出誠造□涑不水解工不㝵貰深除元

汗水通四江十二行禮器外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掌

膢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

紫十三行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

授岩亭通作三行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　潁川長社王元君真二百　依洪

氏隸釋橫讀分列書之以下不復加空格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大守魯麃次公五千故會稽大守魯傅世起千故樂安相魯麃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碑陰已下上列凡十七行

曲成侯王暠二百河南成皐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華三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故潁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趙國邯鄲宋瑱元世二百彭城廣戚姜尋子長二百平原樂陵朱恭

敬公二百平原緱陰馬瑨元巽二百彭城龔治世平
二百泰山鮑丹僕公二百京兆劉安初二百下邳周
宣光二百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陳國呰虞崇伯宗
已上中列凡十六行
二百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汝南宋公國陳僕方二
百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任城番君舉二百任城
王子松二百任城謝伯威二百任城高伯世二百相
主簿薛曹訪濟興二百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
薛弓奉高二百相史卞呂松□遠百騶韋仲卿二百
處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故督
郵魯开煇景高二百魯曹悝初孫二百魯劉元達二

已下下列凡十七行

百故督郵魯趙煇彥臺二百郎中魯孔宙季將千御
史魯孔翊元世千大尉掾魯孔凱仲弟千魯孔曜仲
雅二百處士魯孔方廣率千魯孔巡伯男二百魯孔
憲仲則百尚書侍郎魯孔彪元上三千魯孔汎漢光
二百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褒成侯魯孔建壽千
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魯孔朝升高二百行義掾魯
弓如称都二百魯劉仲俊二百魯夏侯廬頭二百遺
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增書於上列第一行王暠下故薛令河內
溫朱熊伯珍五百增於上列第十四行劉安初下故豫州從事蕃加
進子高千增於上列第十五行周宣光下魯孔儀甫二百增於下列第五行孔

曜仲雅下文陽蔣元道二百增於下列第七行孔䝉伯男下文陽王逸文

豫二百增於下列第八行孔富仲則下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增於下列第十行孔況漢光下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增於下列第十二行孔建壽下

魯石子重二百增於下列第十四行孔朝升高下北海劇袁隆展世

百增於下列第十六行劉仲癸下魯周房伯臺百增於下列第十七行夏侯盧頭下

山陽金鄉師曜奴口翟破子等七人所 色此一十六字闕一字

又闕二半字字倍小於前文在碑陰上列六極末近邊拓碑者多遺之是以諸家著錄多不及此

熹平三年左馮翊池陽項伯脩來此一十三字熹字第一行左字第二行項字第三行凡三行極細書小隸書在碑陰中列第六行謝伯威第七行高伯世二行之下從來未有知之者予以舊拓本諦審得之

碑兩側

已下第一列凡四行

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齊國廣張建平二百其人

處士上黨長子楊萬子三百霧土魯孔徵子舉二百

已下第二列凡四行

魯徐伯賢二百魯劉聖長二百河南匽師胥鄰通國

三百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已下第三列凡四行河東臨汾敬信子直千

何南雒陽左袝雲二百已下第四列凡四行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東郡

武陽桓阰豫二百泰山鉅平韋仲元二百泰山費侙

于陵季遺二百故安德侯相已下增書彭城劉霞伯存五百故

平陵令魯麃恢元世五百蕃王狠子二百增於右側第四列韋

仲元

下

已上列凡四行

東海傅何東臨沂敬議字季松千時令漢中南鄭趙

宣字子雅故丞魏令何南已下中列凡四行京丁琮綝舉五百左尉北

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右尉九江俊道唐安季興五

百司徒掾魯巢壽文后三百已下下列凡四行何南匽師度徵漢賢二

百南陽平氏王自子尤二百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二

百相行義史文陽公百煇世平百魯傅兗子豫二百

魯孫股三百已下增書魯孔建壽二百一增於左側下列第一行王芳伯道下任城

亢父治真百增於下列第三行傳兗子豫下魯孔昭神祖百六盧城

子二百增於下列第四行孫股下

右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及兩側永壽二年立

牛氏金石圖云高四尺五寸闊二尺二寸厚五寸
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碑正面十六
行行三十六字弟八行皇戲統華胥高出一字前
十三行是碑正文後三行則韓相名氏曁出錢諸
人名氏與碑陰碑側相連屬者也碑陰十七行行
皆三列碑側左右各四行右側四列左側三列陰
與側皆有增書名氏故參錯不齊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集古録云前世見於史
傳未有名勑者隸釋云繁陽令碑陰有程勑則漢
代不獨一韓勑也范史及漢碑所用勑字甚多是

時盖上下通用非若後世有鸞臺鳳閣之拘雖勑本音徠去聲然韓字勑卽程字伯嚴詳其義皆當讀與飭同非音徠也王虛舟云書康誥惟民其勑楙和詩楚茨既佶既勑皆以勑爲敕自漢以來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勑漢史晨碑又勑瀆井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勑書而孫寶之告督郵范史多用勑字盖是時上下通行本無拘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韓勑東漢人故不忌耳方綱按誡敕之敕从束从攴其訛爲勑者隸書之濫觴也

碑云幷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韻略諸書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凊内有幷官複姓注引先賢傳孔子娶幷官氏生伯魚近日顧南原隷辨吴山夫金石文存亦皆以幷爲是方綱又於國學暨江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誥書碑皆書作幷楷隷相證愈無可疑王虛舟乃以隷辨為誤蓋未之考耳何義門曰孔子娶於幷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幷而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开若非宋本何以析疑

張頊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勅亦作弁官氏廣韻今刻原寫作弁官校者剷去二小點二小竪改迹宛然方綱按張君所援廣韻之語是宋人增益也可見宋時皆知爲弁矣又按周公謹癸辛雜識一條云昔先聖本名兵巳乃去其下二筆所謂異聞也不知何所本云云此公謹述其時人之言固不足信然以愚意度之似是兵與弁同音因此傳述致訛以弁字去上二點傅會耳然則南宋時已有誤作亓者矣

碑字別體供釋尚有未盡者如廣韻騐同驗是但

爲騏字訓耳若專訓騃字則亶當引禮記正義希驥慕仰之義音義皆當主冀字不必主驥字也又如土仁處土之土皆是士字又以粮爲糧以苻爲符以穎爲頴以阩爲仲以兲爲卞以霯爲雹以皋爲臯以俄爲咸皆假借通俗之𢿫也至於升字吾友錢辛楣陳竹丁皆讀爲什辛楣云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費易下二句言作春秋也婁機願藹吉皆釋爲斗文義殊難通矣方綱按婁頤釋爲斗蓋隸體實如此漢碑

亻旁未有作亻者既以釋𨽻爲主自不得復牽干
仙說如以此碑之語必盡合於經義則上句前闓
九頭是何語乎且碑語之不合經者尚多不能更
僕數也愚但知就𨽻書以讀碑而已此字當從𡢁
碩釋為斗字無疑
程大昌演繁露云禮器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恐
是九月五日此說頗有見宜從之
洪氏所闕者碑正面第二行育字下是孔字弟十
一行水通下是四字至於此行内出誠造下闕一
字王虛舟云是更字此當不差其云是夏字者謬

也然此字愚意尚欲闕之

碑正面弟八行皇字高出一格辛楣云自皇戲統華胄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非本文也方綱按此說非也此碑文義旣不可以格律論之而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後人何從而妄加乎凡愚之讀漢碑惟以其字信之而已耳

虛舟先生於此碑考核不遺餘力然其間舛謬者不一而足如論人名一條云舊說謂東漢承王

制人無二名按二名惟後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不具論即此一碑二名者便數十人可知前語無據方綱按此碑惟王暠孫股二人稱名不稱字其餘如麃次公傳世起以下凡二字者皆其字非其名也碑側傳究子孫亦是姓傳名究字子豫而虛舟以為太傅之官亦誤又如相行義史一條云文陽公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者非公侯之公云云又如瑕邛一條云瑕邛乃地名非人名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以非邑故范史不載耳此兩地泉少人多不能不書又不可悉書故揔而計之曰瑕邛九百元臺五百也方綱

按此二條謬誤相同而後條貽誤尤甚漢時雖匹夫之椎魯其題記於石必書郡邑未有似後來文士詩文自署小地名者蓋相行義史者官名也文陽者地名即汶陽也公百者姓也輝名世平字也山陽者郡也瑕丘者邑也九百者姓也元臺名也錢辛楣云公百九百皆複姓非出錢之數何氏姓苑云昔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小吏而功曹姓萬縣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有九百氏也廣韻公伯複姓有魯大夫公伯寮碑云公百以百爲伯也虛舟又一條云右側惟番王狠子爲寰尊

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
縱横於碑陰爲絶異中外賔主之辨始終秩然也
方綱按此盖誤讀蕃王二字爲外國之王耳不知
蕃是邑名王其姓也
碑陰張普𨸏堅𨸏字頤南原列入疑字内此當要
考之
碑右側上黨楊萬子萬虛舟以爲蔿字上从百下
从内謂從陳古白榻本細觀首無兩點中筆又不
直貫上下不知當是何字俟更詳之云云然方綱
今以舊本審視仍是萬字盖虛舟偶得舊拓一本

便以爲是而不知舊拓本亦時有墨法紙質之不同不可以概論也方綱今日審定此碑凡以舊拓三本新拓之洗石精椎者四本凡七本逐字合驗而後定之豈敢執一哉

碑左側魯巢壽文后后碩南原繇辨作石吳山夫金石文存作后此字之形近似當博求舊拓本定之然恐非石字

虛舟又云碑陰左邊細書山陽金鄉師燿等二人合前共若干人云云方綱按此一行在碑陰結末之極邊直下一行凡十五字非二人乃七人也七

人下有所口二字知其非復出泉之人矣似未可
槩以合前後諸人通計之也且先生既得陳古白
所搨稱爲舊本矣而何以水通下猶誤爲國字乎
以是知所謂陳古白搨本者亦未必盡可据矣
碑左右兩側洪氏所未著都南濠金薤琳瑯著之
而誤雜入碑陰之内然都南濠王虛舟吴山夫三
家皆先左而後右惟牛氏金石圖先右而後左以
今度之左三列每列四行右四列亦每列四行左
側增書者四人右側增書者一人似乎先從左書
而後至右是以匀變三列以爲四列此固情勢所

宜然矣然愚之論碑惟以字體爲主今觀右側與
前筆勢尚相近而左側益橫肆不羈蓋由右而左
正變備矣誨審序銘是一手正面末數行一手其
陰一手增書約二手右與左又各一手則石尾一
行云七人所作謂書人無疑也虛舟乃撰出五節
八變之品目曰左側別開一境右側與巳垂竭是
何言與此碑之妙惟虛舟激賞獨至可稱具眼而
其論乃專以評時文之語𢈔之令人恨恨
碑陰中列弟六行謝伯威二百弟七行高伯世二
百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熹平三年左馮翊

池陽項伯脩來凡六三字方綱以滁陽頤岑云美
所藏舊拓本審定得之從來著録家所未見也
韓勑後碑亦見於隸釋隸續而今竟不見其石子
屬曲阜桂君再四訪覓弗獲也昔年金陵鄭汝器
猶手拓其文以遺朱竹垞見於曝書亭集何至今
數十年間乃湮晦不見斯亦異矣据隸續所録碑
陰末一行云永壽三年七月廿八日孔從事所立
即碑陰人名內云故豫州從事魯孔方廣平五百
者也按此與前碑陰內屬士魯孔方廣幸當是兩
人幸字今微露右半是以姑依洪氏作幸字耳他

時尚覬得一過後碑拓本補此飢渴也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吳雄脩孔廟碑趙氏金石錄作孔子廟置卒史碑洪氏隸釋作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無額

司徒原第一行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五經演易繫辭原第二行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原第三行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洪辟辟洪雍雍禮未

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已上第四行）
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此字據洪）口口各一（已上第五行）
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
以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此字據洪）備口口欲加（已上第六行）
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此已上第七行據洪氏）請魯相為孔子
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犬酒直（已上第七行）
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已上第八行高出格）（已上第九行提寫平格）
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已上第十行提寫平格）
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十日壬寅司
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

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

歸者如詔書書到言乙與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

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

掌主禮器選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

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

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

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

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

空府讚曰魏魏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

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

規巨（是弟七行）乂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

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

始□

司徒公河南原武（[illegible]）吳□字季高 此在制曰可一行下空處之末

司空公蜀郡成都（[illegible]）趙戒字意伯 此在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一行下空處之末

後漢鍾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永興元年立牛氏金

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厚七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南向洪氏隷續碑式云碑十八行行四十字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平闕司徒府司空府及讃曰亦平闕弟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公司空公題名在制曰可雒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貼碑者不曉古式多有剪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相題名者方綱按碑之正文至赫赫彌章句止相乙瑛以下則皆記請置守廟百石卒史之人姓字爵里也鮑疊孔麟既連綴於乙相之下而限於石格不及書吳雄趙

戒之名氏而文內制曰可及奏雒陽宮二行之下半恰有此二段空石於是載筆者補記二人姓字爵里於此不得謂之題名也後有宋人楷書二行乃是附題者尔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按廉者察也訪也麟是人名或讀麟廉二字為人名非也洪氏所釋止彔共二字至于七之為十則隸畫小有伸縮非別體也又給犬酒直犬字實與大字不侔而從來無言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犮字蓋即莰字也既省莰為犮又省犮為犬耳今艸書莰字亦近之姑附此說未知然否後一犬字則今石

已仍第据供所記尔又供所闕者第一行勉下當是學字孝經下二字當是删定此亦就石紋隱隱度之非以文義臆斷也

碑稱孔龢脩春秋嚴氏經按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眭孟之弟子也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所列給嚴氏春秋者於漢史外遍徵隸釋而獨不及於孔龢何也是碑骨肉勻適而情文流暢漢隸之最可師法者不必其定出鍾傳也向者觀岐陽十鼓内丙鼓衆字或頗以不似衆字爲疑今觀此碑衆字下半雖

三人形體宜同而隸勢已有向背之異推而上之以參篆勢則丙鼓衆字竟可與此互參此碑固有疑其非衆字者矣大約三代之篆至於石鼓亦全於形勢之茂美節制變化而出之雖不可與漢隸並論而其理實有可相通者猶之漢人章奏文字有時亦可以參韓柳章法者也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録作魯相晨孔子廟碑洪氏隸釋作魯相史晨祠孔子奏銘無額

碑凡十七行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已下第二行提起平格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

厚恩受任（已下第三行）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宏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已下第四行）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已下第五行）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案食醊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已下第六行）臣伏念孔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挈曰元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已下第七行）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

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
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
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
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
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
祀餘□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
力思惟庶政欵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
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左仲尼汁光之精大帝

所挺顏毋緬靈承敝遺衰黑不代倉口沶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碑下弟十六行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字隸洪血書著紀黃玉韞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碑下弟十七行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摘雒却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右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建寧二年立牛氏金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闊二尺四寸厚七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東向洪氏隸續云碑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兩尚書字及朝廷並平闕時副之諸官府在尚書一行之下隔三字昔在仲尼別

作行

假借之字供所未著者以稯爲稷以土爲士以款爲報以畔爲泮碩氏金石文字記云益州太守高眹脩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宫也其云汁光之精者緯書黑帝汁光紀也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不代毋句法順逆不同此葢謂周以木德王東方木爲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不得以水代木其義則與仁不代毋同耳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何休公羊傳注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

作湙孔聖沒云云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化為赤烏其書乃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何休漢儒此碑亦以為漢制言之蓋一時習尚之言如此

是碑第十一行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家字秋字今皆仍去其有此二字者在今日即稍舊之拓本矣

史晨饗孔廟後碑

無額

（昌下第一行）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昌下第二行）年
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言孔子望見闕
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
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昌下第三行）禮稽度元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薦欽因春（昌下第四行）饗導物嘉會述脩辟廱社稷品
制即上尚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昌下第五行抵滿平格）餘胙賦賜刊石勒
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時長史盧江舒李
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昌下第六行）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
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
立元世河東大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

已下第七行
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官
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
已下第八行
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
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史君饗後部史
已下第九行提寫平格
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廧垣壞決作
已下第十行
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氐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
已下
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給令還所斂民錢材史
第十一行提寫平格
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
已下第十二行
美突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又勅
已下第十三行提寫平格
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

一行梓㪚（以下第十四行遺字補）夫子冢顏母幵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

月與佐除

大周而穢二季二𠥱廿三𡆠金臺

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亶郭希元

奉　　勅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沝度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刻於前建寧二年魯相史晨

奏祀孔子廟碑之陰凡十四行行三十六字惟弟

九行弟十一行行三十五字後有正書題名四行

洪氏所未著者林即財字倣即假字也前碑畔宮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宮此碑畔官以文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于學官亦以黌序之地言之㴱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隷釋後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毋开舍开字上二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毋井字不同或以爲井字之別體則隷勢之變不可知耳

此碑在孔廟同文門之東盖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爲前碑也退谷又誤以戊子爲戊戌時褚千峯曰史晨碑後人重立下一層

字置趺眼内手不能搨故牛氏金石圖不摹入也方綱按此言重立者蓋謂後人重植于趺耳非重立也予曾得百年前拓本亦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誧孟戸部請假歸予屬其命良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且以是碑下一字諄切爲訂戸部歸而視其碑則每行下一字皆深入趺嵌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戸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二行崇二行畢四行自五行孝六行明七行賜八行祀九行而十五

行魯十六行經其一行十行十三行十四行十七行此九行皆原空其十一行十二行此兩行字皆原泐闕後碑凡多出五字二行後三行持五行百六行尤七行六其九行西深下十一行左右下按其界格似應尚有一字吳山夫云後六行字較大則少一字殊不知此碑原依界格書之不以字大小而有異也然今洗原石拓出此處乃明是空石竟無字也其弟一行末洪所闕者今微露左半言宗置謂字也謂字下尚應有一字則是孔字而原石泐闕矣其弟四行八行十行及十二行已下則皆石本無字然今世所行偽翻本之絳帖內有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為蔡邕書其考字下雍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摹入是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為耳而其時是碑下一字尚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為豐克

字有點與華山廟暨夏承碑同予嘗於華山碑跋詳論之然於是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趙明誠金石錄有魯相晨謁孔子冢文其略可見者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按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爲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爲戊子此閒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爲三月且爲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何以虛舟弗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

是年二月至五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据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三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四月戊寅朔十一日戊子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篆額十字二行甘字从廿中乚作乚从古文也大作亦从籀文也大亦皆象人形故大宜从之若隷楷作太則是古文泰字

君諱寃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
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䠞禮不爽好惡不衍考衷度
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辭浮游塵埃之外𨖣
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
翻爾束帶宏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
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
郎中博昌長疾病㽞宿□遷□京府丞未出京師遭
大君憂泣踰臯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摹可黜否出□□
□度日恪位佇所左䄍肅拜治書御史膺臯陶之廉

(以下第二行)(以下第三行)(以下第四行)(以下第五行)

恕□□衆之〔三字據洪〕□□□□□□律祇〔據洪〕用既平□博陵大守
郡阻山□□□〔以下第六行〕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賊劉尋張
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據洪〕之初□五教以博
□削四凶以勝殘乃□□□〔以下第七行〕爰尚桓桓拼馬蹤害醜
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以下第八行〕□
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姓樂政而
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二字據洪〕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大守舉
此□□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
□〔以下第九行〕大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據洪〕有實若虛固
執謙需以病辭官去位閭〔據洪〕□以孝竭□餘〔據洪〕暇遅殘〔三字據洪〕彈

琴擊磬□□之味（以下第一行）而不改其靜上帝棐諶天秩（據洪）未究

將據師輔之紀（據洪）□綱□疾彌流乃頑乃□□世九建

寧四年七月辛未□□□哀（以下第十一行）哉魂神超邁冢于冥冥

遺孤（據洪）忉絕于嗟想形□□哀（據洪補）遠念不欲生（以下第十二行）羣臣𩫖咄

靡所復遑夫逝往不可追于功□□□識惟君之軌

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脊𣪊辭述而不作

彭祖賦詩皆讃所見于時頌□□是□吏崔□□□

（以下第十三行）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以下第十四行據碑平㭊）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淳懿

允元叡其元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

我□克明王道辯物(據洪)居方周□□□□也(已下第十五行)正名朝無

秕政亶弑(二字據洪)惟清(據洪)出(據洪)統華夏化(據洪)以奠成(二字據洪)□猾殄進賢倚

□庭帝重乃飭自□□沍所臨如神□□□□□□□

(已下第十六行)之翰先(據洪)民是程宜乎三事(據洪)金鉉利貞而(據洪)絜白駒俾世

憤惻當享眉耇(已下第十七行)莫匪爾極大□□□遯矣不意于嗟

悲兮□□□息溺溺庶幾褒焉所力咨乎不朽(據洪)沒而

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已下第十八行)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

撫沂與日月并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

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悳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璠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闇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并陰孔君卒於建寧四年七月碑盖其時所立也牛氏金石圖云碑高八尺闊二尺六寸厚八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西向洪氏隸續云碑篆額兩行額下有穿穿下有文兩旁有暈起於圭首之半至篆處則没其文十八行後餘二行行四十五字有闌界如碁之局也方綱按碑陰十三行其八九兩行當穿之下今故於碑陰之文按行列橫書之是碑剥蝕㝡

甚而其陰又加甚焉凡今所錄碑陰之字皆据洪氏也

予得研山齋舊拓本止有正面其第五行脣弟六行命弟九行位弟十一行遺弟十四行辯此五字尚皆未損然洪所有而今不可辨者已有三十二字故於字旁以据洪記之至今日拓本則并此五字亦不辨矣吳山夫金石文存所載尤多空缺至十行綱下□字洪氏所闕吳山夫作而今以舊拓本諦審頗是附著于此

洪所未著者以頪為類以斿為游以絜為潔至于

徲侇洪音徲大奚切侇與而切愚按漢碑中徲徎
徲侇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砌
是碑全似今日正書之法不特人旁起筆不用逆
勢也朱竹垞喜作分隸而以是碑絕類曹全碑亦
未然也
張埴曰寵由博陵大守遷河東大守故史晨碑陰
題曰河東大守孔寵而此碑額題曰漢故博陵太
守孔府君者以碑為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
也王渙先為河内温縣令後為雒陽令有一石闕
只題河内縣令予曰此温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

倘人或不以爲確得傳駿碑可証吾言之不謬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篆額十字二行都字者上左筆隨點帶轉篆勢所無不獨筆跡小異而已蓋漢人篆法已不能一概而論也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此是碑之第一行另標題月漢碑所少也額作碑而題作銘

是第二行 君諱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資醇嘏齊聖 是第三行

達道少習家 據洪 訓治嚴 據洪 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

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 據洪 是第四行 昌長祗傅

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辠己故能

興朴□□彭已下第五行幣濟宏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

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已下第六行祠兵遺畔未寧乃擢

君興戈叭文痏之旬月之閒莫不解甲服辠此字今拓本如

此或是辜字洪氏作罪誤□□□已下第七行樗田畯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險

路會麃鳴於樂崩後長幼於酬酢據洪□□□稔會已下第八行遭蔦

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乚

未□□□已下第九行疾賁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剽宅夕不

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已下第十行述於是故吏門人乃

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據洪已下第十一行

教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閽閎

是受夙夜□□在公明嗣嗣乃綏二縣彖儀臥康於六（原第十三行）
時雁撫茲岱方帥彼凶人覆俾□□南敵孔鹽山有（以下第十三行）
裂行豐手多黍稱彼光能而穎其勳民斯是皇疾□
□□乃委其榮忠告懇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簠簋（以下第十四行）
不嗽生播高譽媛衆令名永夫不刊萬載揚聲延熹（以下第十五行）（聲下一字損）
七年七月戊□造（此造字至十五行底）

碑陰

門生故吏名

篆額五字一行

（以下七列凡廿行）

門生鉅鹿癭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癭陶趙政字（損洪）

元政門生鉅鹿廣宗捕逃字升臺門生東平寧陽韋勲字幼呂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典字少高門生魏郡魏孟忠字詩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生魏郡館陶卿塡字仲雅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淋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衆演字仲庠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梁希字叔

光門生東郡樂平衆顯字伯異門生陳留平丘司馬
覩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紂松門生安平下
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門生安
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丘齊納字榮謀門
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劉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劉如盧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顗字勝
輔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遨門生濟南梁鄒趙震字
紂政門生濟南梁鄒徐璜字幼文門生濟南東平陵
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陵
貝丘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

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
門生東郡樂平盧循字子節門生任城任城□□字
已下下列凡廿行
景淇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
祈字伯憙故吏北海都昌殛章字文理二字據洪故吏北海都
昌魏稱字文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覞字元覞故吏泰
山費魚淵字漢長故吏泰山華毋樓覬字世光故吏
泰山南城禹覘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
謀故吏泰山費淳于篡字季之弟子北海劇陸暹字
孟輔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
班字宣□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弟子沛國小

㳅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陽陳褒字聖博弟子汝南平輿謝泮字子讓弟子山陽瑕丘丁璠字實堅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卞王政字漢方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南向高八尺五寸闊三尺二寸厚八寸碑正面十五行行二十八字其穿在額之第二字中間也漢碑有額而首行復有標題者惟此碑尔牛氏以為隋唐已來碑式之確也碑陰有門生故吏名五字題額亦漢碑所少惟是碑與鄭季宣碑陰有之而季宣陰額横書

此宜書其式又異也額五字在穿下其下三列上中列皆二十一行下列二十行其字視碑正文獨小

宙為孔融父後漢書融列傳云父宙太山都尉一本作伷碩氏金石文字記云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或作伷者盖板本偶異至於伷字公緒則別是一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同此說乃其所著經義考承師門內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下復注云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公緒何也又其所据隸釋列於承師條下之孔宙弟子暨

其門人門童或以郡爲邑或以邑爲郡魏乃縣也訛作魏郡

或以邑爲官北海劇劇訛尉或以邑爲姓任城任城下任城是邑名其姓

闕數十人中訛謬非一則又何也

此碑正文字稍大於他碑故尚不覺其仍之甚碑

陰則多所闕仍矣然實有洪釋誤而今正者樂平

盧脩洪作虛精今諦審石本是脩字也又高冰字

季趨石本冰字三點與冰不同冰即凝字也說文

凝之疊切二水也又砅履石渡水也或从厲作濿

即深則厲之厲字也此字冰作三點而字曰季超

恐是渡水之義若以字形論則恐是淼若以字義

論則恐是砅厲二者之閒或借或變在漢隸省便之勢皆未可知然恐未必是冰字也至竹垞經義考寫作氷則烏焉成馬矣

碑云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蓋其先世已治嚴彪祖之經亦呂見東漢經師為公羊之學者衆也碑陰門生之後繼以故吏故吏之後繼以弟子先其疎而後其親也

碑與碑陰書出二手者獨是碑耳然皆漢隸之最醇美者即以碑正文暨碑陰文字凡數見而名帶二點或二點參差正欹無一同者凡隸之勢於此

悟之有餘師矣顧氏隸辨所摹皆誤

碑字凡从糸者皆作从系系胡計切繫也糸莫狄切細絲也凡糸之屬皆从糸未有可通於系者隸書之假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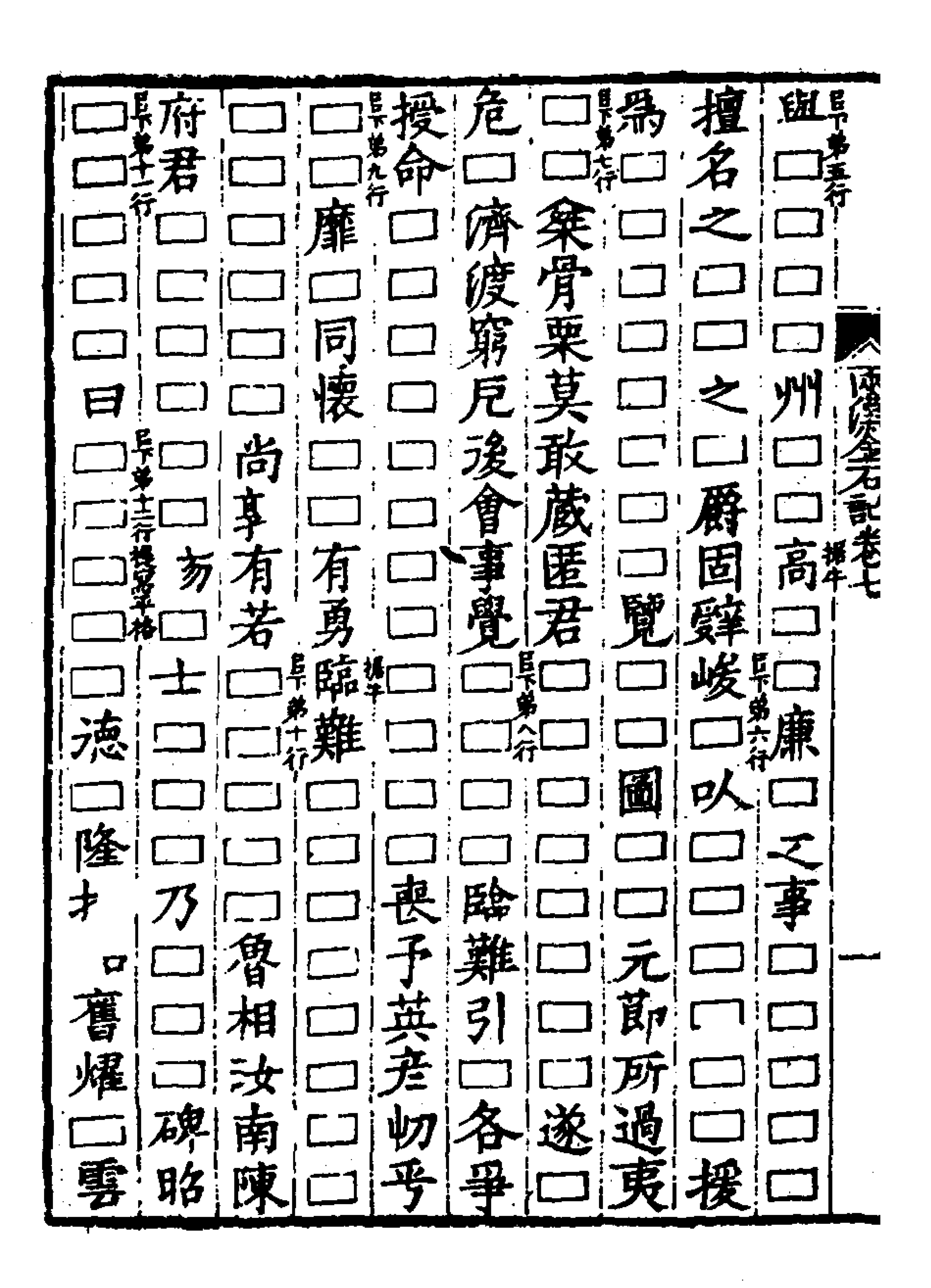
兩漢金石記卷第七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

隸額十字一行額已剝蝕之甚舊拓本孔字尚隱隱可辨今新拓者孔字亦不見矣

（碑第一行）君諱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也（碑第二行）□□□□□□□以尸□□口繼德前葉清和挺懿固天□□□□□幽讚□□治家業春秋□綜極□（碑第三行）典籍靡遺只琦多眇爲淵爲林博學多識□□（拓半）匪勞是□□□之䞓□遠□來（碑第四行）秝尺州郡鱗浮帀集□猶觀山采王□□□□故□□□世之名□□□之



（巳下第五行）斑□□□□州□□高（損半）□□廉□之事□□□□□

擅名之□□之□爵固辟（巳下第六行）峻□以□□□□□□援

爲□□□□□□□□覽□□圖□□元節所過夷

（巳下第七行）□□棄骨栗莫敢藏匿君□□□□□□□□遂□

危□濟渡窮厄後會事覺（巳下第八行）□□□□臨難引□各爭

授命□□□□□□□□□□□□喪子英彥切乎

（巳下第九行）□□靡□同懷□□有勇臨（損半）難□□□□□□□□

□□□□□□尚享有若（巳下第十行）□□□□□魯相汝南陳

府君□□□□□□芴□士□□□乃□□□碑昭

（巳下第十一行）□□□□□日（巳下第十二行損字恐平格）□□□□□德□隆才 口 舊燿□雲

如□□□□□□□□□□磨□□逢□百乚仁風（以下第十三行）

既敷□義□□哉□□□十□□頌□□□與□□（以下第十四行）

□□□□□□□□表今□月下闕字多少不可知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孔子廟同文門內西側北向高七尺五寸𤄃二尺八寸厚六寸有半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乃葺置孔廟列於漢諸碑之次碑在土中時正面向上故碑字泐最甚惟第一行諱字家世皆具知為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

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碑既泐蝕將盡而拓者復惜紙若此可慨也已牛氏金石圖所摹之字本不足据今以是碑完字太少故牛氏之圖有差可從者亦即据之其牛氏釋誤者則亦表而出之第三行琦字牛氏訛作珣第七行余字牛訛霖匿牛訛圖猜牛訛有其餘半字之訛者不具論凡碑內之字略可見者百七十字而已文內叙其救匿張儉兄弟爭死事則吳山夫金石文存引三國志崔琰傳注詳之而予所

補著者則朱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條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襃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襃於承師門內

漢孔德讓碑

無穎碑一作碣洪氏隸釋作孔穎碣

（已下一行）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已下二行）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幼體（已下三行）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少（已下四行）孝友之行禮述家業脩春（已下五行）秋經丹堂講誦𡚁究聖指（已下六行）弱冠而仕歷郡諸曹史季（已下七行）世四永興二季七月遭疾（已下八行）不禄

右孔悳讓碑永興二年立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

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高二尺四寸闊一尺四寸厚五寸隸續云孔謙碣甚小一穿微偏有暈一重起於穿中後有兩暈在右其一甚短與它碑小異文八行行十字後餘兩行愚按穿當五六兩行之間第八行止二字通計七十二字今洗石精拓尚與洪氏所見相同牛氏近在兖州乃云剝落所存不備四十字則無怪乎吳氏金石文存空至二十三字之多矣

碑云種述家業脩春秋經此宙之弟六子也愚已補載其爵氏於經義考承師門孔褒一條之後矣

然据其文曰脩春秋經則德讓必自有纂輯之書

未可槩以嚴彭祖之師法泥之也

長膺倩下洪作妙按古無妙字或書爲眇然此石

本今尚可見止一少字居中其左並無女目等字

之偏旁或當日省作少即是眇字乎若直釋爲女

旁之妙則非也

漢孔宏碑

無額

原第一行

□□□□□□□□□日令辰□謁□原第二行□□□□□之山原第[illegible]行

山觀林木之□□原第三行□□禾陰陽以興雨假爾妝仰□

□□之典謨□德言章先民有（以下第五行）□□□□魯□以獲

福昔左周人□（以下第六行）□□□□而銘之咸自紀□夫

此處空一行無字

（以下二行係第八行第九行）□□□海兄基人

□□□東海郯人

右孔宏碑土人名吉日令辰碑又曰魯相謁孔廟殘碑令弟一行尚可辨曰令辰字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孔廟同文門東側北向高二尺七寸濶二尺三寸厚六寸又曰碑剥落如孔謙碣姓名漫不可辨讀金石籍据舊搨本得知是宏碑也方綱按

此碑雖與孔謙碑製小而多𢒈相同然不得援孔
謙以例此者孔謙上下穿暈今明碑式碑文皆可
按隸釋而定之則與碑文明白者無以異也此碑
則上半之字前行之字皆不可識則未審其上別
有缺落與否而中間露出諸字皆無地里爵氏可
据乃其六行文後别隔一行列二行云云則是二
人之鄉貫又與碑後題立碑出錢之式不同則實
未敢定為何等碑矣且此碑之名為孔宏者僅見
於牛氏金石圖牛氏所云讀金石籍据舊搨本者
隱約其辭並不確指出於何書且果有舊拓本則

所摹碑圖亦必較今日所拓明白覆略多數字而以予得今日侊拓稍精之本亦已較牛氏多識出其十許字則牛氏未見舊拓本可知矣是以吳氏金石文存竟置是碑弗著予則姑依牛氏題目著之而竊附其說如此

第四行第五字牛摹作與第九行人上一字牛摹作[illegible]皆訛凡牛氏圖中全字三十有五方綱所釋者全字四十有四凡碑中可見之字除中間空一行無字外其有字者前後八行前六行行十三字後二行行七字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祝其縣又有郯縣此碑後另起二行其第二行是東海郯人無疑其第一行則海上一字不甚分明未敢臆定爲東字海下二字上一字或近於祝下一字其字下似多二小畫者亦未敢遽定爲東海祝其人也然其爲二人鄉貫則確不可易耳他碑此例甚少

此碑雖泐甚然字勢尚勁逸牛氏以爲臃腫無神彩謬矣然即此亦可見牛氏未曾見舊拓本也

五鳳二年石刻

五鳳二季

魯卅四年

六月四日成

直靈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盖劉餘以景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詔修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号也又曰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

漢石刻世爲難得故予詳録之
使來者有考焉提控脩廟朝散
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叓卿記
右五鳳二年石刻牛氏金石圖云石高一尺一寸
闊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刻右方周方七寸在曲阜
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
錢竹汀詹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魯孝王慶忌
以後元元年嗣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
年與石刻不合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
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之

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踰年改元也準此度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踰年改元矣既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征和四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至五鳳二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年孝王慶忌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之失也蓋孝王上承安王之制未踰年改元而其赴告於朝則曰後元元年嗣位若踰年改元也者此或魯國臣下諱言未踰年改元而爲此赴告之

詞僕朝未能核正之耳

此刻曲阜人皆言是石朱竹垞以爲甎者非也此刻凡三行十三字文甚完具孫北海以爲殘字者非也此刻乃僕初篆變爲隸之書然可云隸而不可云篆且止可謂之隸而不可謂之分朱竹垞吳山夫以爲篆書李光映以爲八分書者皆非也予於隸八分考卷内詳之

十三字中惟五字中畫六字下畫尚餘篆勢鳳之鳥魯之魚皆於篆理相合渾淪樸古隸法之未經琱鑿者也婁彥發舉僕隸年字毎筆之長蓋僅見

楊孟文石門頌耳不知西漢之字已開此法矣

膠州高南阜鳳翰嘗以是刻舊拓本手自鉤摹今

餘姚張氏爲鋟木以傳之然原本鳳字兩旁並無

兮出之波魯字上半中有亘畫魚下之从亦尚兮

明高摹皆誤

居攝墳壇刻字

祝其卿

墳壇

攝二秊

三月造

右祝其卿墳壇

上谷府

卿墳壇

居攝二年

二月造

右上谷府卿墳壇

二墳壇刻字皆居攝二年二月造牛氏金石圖曰

二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龕

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 以爲鑿崇

以其三爲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而殺之 以爲

鑒廣鑒廣五寸五分餘以爲椁廣三分其椁廣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鑒弦鑒於龕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爲之鑒深上谷府卿龕崇與廣厚如祝其之數惟鑒廣十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從同同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戸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愚按洪氏隸釋不録此蓋以其篆與隸不同且洪氏未見此拓本也然洪氏有三條論此頗精核其一隸續新莽候鉦跋曰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曰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造逍云上谷郡名

祝其縣名王莽時官名日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府卿祝其卿爲何官予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之矣應劭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漢隸有吳郡府丞武開明碑而武榮碑中稱之曰吳郡府卿又沈子琚縣竹江堰碑云縣丞王卿則居攝墳壇所刻乃上谷府丞祝其丞也予未獲此二碑因說王莽侯鉦故并及之其一隸釋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跋曰漢志屬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隸刻有

武開明碑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犍爲王卿諱某字季何据史及碑則漢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此題不顯題辛君爲都尉而謂之明府則李君稱卿蓋是屬國丞也其一𨽻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有丞什邡王卿尉緜竹楊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丞一尉所謂命卿二人此碑丞尉皆稱卿與應說合

此刻乃是篆非𨽻與五鳳年字殊矣視其卿墳壇字剝蝕尤甚攟上居字今已不可辨

張墳曰祝其縣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此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即祝其隷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縣東海郡下泰山郡則無之蓋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名矣

魯王墓石人刻字

府門之卒

漢故樂安相

李君亭長

右魯王墓石人刻字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縣東

南五里許張屈莊西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殳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一石人覍而拱手立領下裂紋如繝佀痕高五尺五寸胷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十字兩石人並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步云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字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得一本則弁其弁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可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其下尚有字也筆法整勁漢篆之最工者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爲東漢時字無疑矣山夫金石文存据鄭芷畦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此因謂麃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又按錢辛楣潛研堂跋尾云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縣爲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麃姓不詳其所出韓勑碑有故涿郡太守麃次公故樂安相麃季公皆魯人也則麃固魯

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麃君豈即季公乎季公王國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淑爲朗陵侯相而文若傳稱朗陵令也張石公墳曰千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此一人前漢）建也伉也伉薨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王其國者二人寵也嗣寵者鴻也質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焉國既無侯不應有相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碑有故樂安相魯麃季公題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爲寵相或爲鴻相而罷歸者也既無侯

無相當罷爲郡則應置太守陸續之中子逢爲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守麃君者爲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即傅會爲季公也

府門之卒四字一行直下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十字則分二行牛氏云一人介而執殳然今以全拓本審其位置則腰間府門之卒四字乃正當其中而所執之殳微偏左耳牛氏摹本以四字偏右非也

漢碑陰

曹　薛夏侯　奏曹史下

蔣　辟曹史文陽

功曹史薛曹嘉　曹史蕃仲力

中部督郵蕃郭尚　中賊曹史薛荀瑨

南部督郵文陽侯脩左賊曹史

北部督郵魯王壽　右賊曹史韓

守鄉文陽張耽　左決曹史虞

左戶曹史魯孔元　右決曹史文陽馬宗

右戶曹史薛　曹史

史　爰　曹

曹史

右漢碑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四尺濶二尺厚三寸
碑今在曲阜顏氏家其正面無字矣此其陰亦渺
甚備石皆縱橫鑢鑿之痕有類竹葉俗呼竹葉碑
云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
川左一行末微露日然卻在其陰而其正面益不
可知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
者纔四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八月二十一日
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本於城南陶然亭請予
及錢辛楣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厂以緗釋

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葒谷繼涵以精拓本見
贈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釋文重加審繹凡得
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
其缺仞處則實不能定其所闕字數耳故第就圖
式書之
第一行第一字曹牛氏誤釋作雷第二行蔣字牛
誤作府第三行蕃牛誤不成字
陳竹厂釋者凡六十餘字今不復重錄也而錄其
跋於此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北晢郵奏曹辭曹
中左右賊曹左右決曹諸史皆屬吏也其貫則有

魯薛蕃汶陽皆魯國也攷漢人碑陰脩廟者有出錢數墓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書百官志曰都尉分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又曰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相相如太守則有五部督郵者知不僅太守矣魯國也無太守及都尉則有此督郵者非魯相而何陳跋又云其人姓名惟存郭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今所審釋則縣名

又得卞卞亦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曹嘉侯脩張耽孔元荀瑤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隷釋所記孔氏譜牒人名之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

乙未四月屬曲阜顔運生拓此無字之正面來以資考證其年冬運生拓以來精心諦審其正面穿下約有文十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旁有未辨之字未可知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字□□□□（此一字似是沛）國□（沛國有向縣此一字或當似之）人也第二行第三字似是漢第三行第二字是造餘則無字碑矣此碑洪氏所未見然即洪所巳錄而

今未見者尚多則山巔水涯井竈屋址片石隻辭可摩挲諦視者知復何限神物之遇合顯白當自有時願天下學侶凡遇舊迹名區一瓦一礫毋輕視之而胥工繇役職有攸司者又不待言矣因跋此碑而重有感焉爲賦三詩綴於後石笋園林放翁感秦中樂府白公歎今人若肯荒苔拭莫與前詩一例看鄱陽曾續史儁章考索諸碑語未詳斷玦殘圭復何限窪尊石臼審圓方仍埶剟將竹葉題童敲牛礪或鋤犂誰家雪色高堂壁月下紛紛託仲圭